

彭学军 著

告别小妖

Gaobie Xiaoyao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得主彭学军的倾情之作。

汇集了作者多年创作的少年小说精品，唯美、隽永、诡秘、如诗如画……



告别小妖

Gaobie Xiaoyao

彭学军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小妖/彭学军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4

ISBN 7-5324-6015-0

I. 告... II. 彭...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6766号

告别小妖

彭学军 著

李晨 整体设计

责任编辑 彭 翥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开本 850×1168 1/32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张 7.75
200052 上海延安路1538号	字数 143,000
易发网 www.cen.cn	2004年4月第1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印数 1-8,0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ISBN 7-5324-6015-0/I·2172 定价: 15.00 元

蓝得极为纯净的天空，大雁驮着深秋浓浓的诗意向南飞去。

这是什么地方呢？真静哦！纤巧的小径上落满了金黄叶子，小径两旁是黄灿灿的银杏树，秋风送来醞醞的果实成熟的香味，仔细听听，还有秋千摇摆的吱吱嘎嘎的声音。

有谁在荡秋千吗？

我循着声音走过去。

是一个女孩，她回过头朝我嫣然一笑。那笑秋阳一般灿烂。我们认识吗？但至少她的笑容打动了我的。

那个深秋的午后，我们聊了很久，都是关于女孩在长大的途中点点滴滴、丝丝缕缕的情怀和心绪，带着些许苦涩、些许迷惘还有些许甜美……

女孩走后，我才发觉我的头发已经湿了，天空中飘着淅淅沥沥的秋雨。

雨下了很久了吗？秋千上也是湿漉漉的，可刚才女孩不是一直坐在这里吗？

难道，这儿一直只有我一个人？

一阵风吹过，秋千轻轻地摇摆起来……

目 录

蓝蝴蝶	1
向往淑女.....	15
北宋浮桥.....	29
不再飘逸的夏天.....	43
告别小妖.....	55
遭遇美丽.....	63
你的手 我的手	133
玉镯儿	141
废船	165
蓝森林陶吧	175
白沙滩	199
大哥,你好.....	227

蓝 蝴 蝶



下了晚自习的时候，学校对面的马路边有一个白衣女子在卖“指尖风采”。

从来没见过，还有这样的东西卖。“指尖风采”其实就是指甲贴片，撕下贴在指甲上，你就有了一副或红、或蓝、或色彩缤纷的指甲，你的十个指头便立竿见影地焕然一新，光彩照人。这样既达到了目的，又没有了手绘的繁琐，而且可常换常新。这真是一种让女孩们亲近的新时尚。

柳泉很快就选中了一款——银色略带黄的底子，撒落着粉红的小花，指尖镶了一弯弧形的白色花纹，显得清新而又雅致，和她身上鹅黄的裙子正好相配。周小婴看花了眼，拿了这一款觉得那一款好，拿了那款又觉得还不是最好的，最后在柳泉的建议下，挑了一款粉红底色蓝竹叶的，有一种凉爽惬意的秋天感觉。

正要走时，周小婴突然注意到了白衣女子的指尖，她心里的某个地方立刻被那无与伦比的手指轻轻地拨动了一下。

“能给我看看你这一款吗？”她问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把一双手齐齐地伸到她面前。

周小婴看呆了。

怎么说呢？先说这双手吧。

这是一对在陈逸飞的油画里才见得着的古代仕女抚琴执箫的手，白嫩纤细，柔若无骨，这样一双手即便是不做任何修饰，也是很经典的了，更何况她又为这经典着了十分华美的盛装——

十片修葺得很圆润的指甲上，是十只蝴蝶。这十只蝴蝶



或栖或飞，情态各异，栩栩如生，逼真得好像可以轻轻地捏着它的翅膀捉到手里。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颜色，是那样一种蓝——一种无法描述的蓝，蓝得入骨入髓，却又闪烁着银粉的亮色，像抹了一层梦一样的月光，这使它显得高贵而又有几分妖媚，生机勃勃却又虚幻神妙。总而言之，它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和精美。

好了，现在这样一双手再配上这样一副指甲，美得就有点惊心动魄了。

周小婴顺着这惊心动魄的手往上看，就看见了这双手主人的脸，也许是手奠定的基调太高，这张脸并没有美得让周小婴感到震撼。只觉得她非常白，与她身上的白衣服几乎要融为一体；还有就是眼睛很大，呈深褐色，显得非常宁静和煦，而且单纯。

周小婴还是被那双手深深地吸引着。

“我想换一款，你手上那一款还有吗？”

白衣女子好像很高兴，抬眼欣喜地望着她说：“你也喜欢这个，我给你拿来。”

她从随身背的包里拿出一款递给周小婴。其他的款式都放在上面，惟有这一款放在包里，是因为质量和价格的差异吗？并不是，它们都是一个价。

柳泉看见了，也觉得这一款好看，也想换，但白衣女子说，没有了，她只剩这一款了。

第二天一早，周小婴双手插在衣兜里，急匆匆地走进教



室，坐下来后，手依旧插在衣兜里，腰板挺得笔直，发呆。

柳泉见了好笑，说：“发什么神经，中邪了？”

“还真是中邪了呢，你看！”周小婴说着把手拿出来伸到柳泉面前。

“哇，真漂亮！但是你不要命了呀？干妈看见不敲掉你的指甲才怪呢。”柳泉恐吓道。

干妈是她们的班主任，四十多岁，刚好是她们的母亲的年龄，可却从来没有做过母亲，结婚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生育，于是就把春草一般蓬勃的母爱不由分说地披挂在她们身上，全班四十五个同学全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儿子女儿，亲妈一般地爱着、疼着、看管着。但因为人人都有亲妈，于是，只能叫她干妈了。当然，只背地里叫，当着面还是叫她常老师。

周小婴品学兼优，是她的宝贝女儿，现在这个宝贝女儿居然涂着花里胡哨的指甲到学校里来，这是她绝对不能允许的。不要说干妈，早上亲妈还教训了她一通呢。可是，最后无论干妈还是亲妈都非常无奈，同时又大惑不解。

昨晚写完作业，周小婴就拿出“指尖风采”一一贴好，在灯下变换着角度孤芳自赏了一番后就睡了。第二天起床后，想撕下来去刷牙洗脸，却怎么也撕不下来了。怎么会这样呢？这应该是可以随贴随撕的呀。

开始，周小婴还撕得比较小心，后来就干脆用水冲，用肥皂洗，用指甲油、清洁剂擦都无济于事。妈妈便找来刀片要把它刮下来，周小婴不干了，说来不及了要迟到的，抓起书包



就跑了。

真是怪了，柳泉说她的指甲贴片一撕就下来了，这几只蝴蝶是怎么回事呢？

“没准那穿白衣的姐姐是个妖，对这些贴片施了魔法，它注定永远附在你的指甲上了。”柳泉危言耸听地恐吓她，其实心里羡慕得不得了，这样多美呀！白白嫩嫩的一双手，十指尖尖缀着十只蓝莹莹的生动逼真的蝴蝶。中学生当然是不能涂指甲的，可洗不掉了呀，有什么办法！这样，就可以无所顾忌地美丽着了。

立刻，周小婴的蓝蝴蝶在全班引起了轰动，女生们像托着一件艺术珍品一样恭恭敬敬地托着她的手欣赏着，赞叹着。昨天，还有几位女生也买了“指尖风采”，但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奇观。男生们也凑过来看热闹，有禁不住伸过手去想摸摸的，被柳泉一巴掌拍掉了，并厉声喝着：“男女授受不亲，只准看，不准摸！”

干妈终于出现了。

她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把周小婴带到家里，耐心细致地用各种洗涤用品把周小婴的手指洗了一遍，上面的蓝蝴蝶精美依旧，鲜亮依旧。她终于无计可施，拉着周小婴的手端详了好一阵，叹息道：“真是奇了，不过……还真好看……”

那一刻，周小婴真想叫她一声亲妈。

就这样，周小婴“合法”地拥有了一副美丽神奇的指甲。

但她并不是个张扬的人，公共场所她多半是攥着拳头或

把手插在衣袋里，她不喜欢因为她的手而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但最终，她还是被一个人盯上了。

一个星期天，周小婴去书店买书——当然是买教学参考书，下学期就初三了，还能怎么样呢？

翻书的时候总不能把手揣在衣兜里吧，这样就被一个人注意到了。

韦云觉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什么亮眼的东西一闪，下意识地看过去，就看见了那些美轮美奂的蓝蝴蝶。

她心里惊叹了一声，急急地奔过去，不由分说地拉住周小婴的手，细细一看，激动得几乎不能自己了。

大约一年之前，她在另一个女孩的指甲上见过这么美的图案。

韦云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那时她想编一套给女孩们看的时尚实用手册，其中就有一本是美甲的。她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图片，还常去美容院采风。有一天晚上在公共汽车上，她看到了一双绝色的手，那手和她的手并排地握在横杆上，后来她就尾随着那双手下了车。

那是一个穿一身白衣裙、有一双褐色的眼睛的年轻女子。

这是她们的共识，周小婴也是这样向韦云描述的。

这说明她们遇到的是同一个女子，可是那个白衣女子现在在哪里呢？





白衣女子随和而又善解人意，韦云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意愿之后，她答应第二天到出版社来让韦云拍些图片，可问及这指甲是谁画的时，她笑而不答，只告诉韦云这些蓝蝴蝶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幸运女神，它产于西双版纳，是一种很稀有的蝴蝶。

可是，第二天韦云没有等到她，以后韦云再也没有见过她。时尚手册快编完了，但韦云没有编美甲的，她见过最美的指甲，却没能把它留下来，这对于这本书就是一个遗憾，她不想让自己遗憾。现在，周小婴出现了，蓝蝴蝶——幸运女神出现了，她将周小婴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真有点百感交集。

她仍然不知道那个白衣女子是谁，但她相信，周小婴做了那个白衣女子的替身，或者说周小婴是白衣女子的使者，来帮她完成这个宿愿。

韦云再也不敢怠慢了，她当即恳请周小婴跟她到出版社，让美术编辑从各个角度拍了几十张照片。

忙完了出来，天已经暗下来了，夜的纱幔已经罩住了整个城市，月亮明媚的脸从厚积的云层中探了出来，银色的月光洒在出版大楼前的小草坪上，草尖上像缀了露珠一样闪着晶莹的光。

这是城市里非常宁馨的一隅，韦云和周小婴仰望着清丽的月亮，都不说话。

周小婴渐渐地感到手指有一种无法表述的异样感觉，麻酥酥的，还微微有点发热。她蓦地预感到了什么，下意识地

攥紧了拳头，可还是看见一群纤巧瑰丽的蓝蝴蝶，优雅地扇动着翅膀，朝朗朗夜空飞去，它们千真万确地在月光下翩翩飞舞，却美得像一群不真实的精灵。

草坪上，韦云和周小婴无言地凝望着它们。

等到夜空中不见了它们蓝莹莹的踪影时，周小婴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她的指甲上空无一物，一片片光洁干净得像从来不曾着落过什么。

宏远克制了一下，才走过去，彬彬有礼地说：“小姐，请问这书在哪里买的？”那女孩抬手指了一个地方，宏远就看见不远处有一家小书店。

宏远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无意中瞥了一眼旁边一个女孩手里翻的书，就怔住了。

书上错落叠印着一些精美的图片，图片展示的是一双手——主要是指甲上的图案……是，是蝴蝶——幸运女神！没错，是幸运女神，是他的幸运女神！

宏远很快就找到了这本书，书名叫《指尖风采》，书只有手掌那么大，全彩的，做得很精致。宏远发现，每一种款式都有画法的详尽介绍，只有幸运女神没有，有的只是大小、各种景致的图片，图片的缝隙间有一句话——“这样的美丽曾经存在过，后来就再也无处找寻了。”

宏远明白了一些事，但他想弄明白更多的事。

他翻到封底，弄清了出这本书的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然后开始了寻找。





他没有找到韦云，韦云已经调离了出版社，他找到了美术编辑，美术编辑并不知道太多的情况，只向他提供了周小婴。费了一些周折之后，他终于见到了周小婴。

宏远把周小婴带到一家茶室——他掏出《指尖风采》，并没有说太多的话，周小婴就跟他走了。周小婴知道这个看起来有些沉郁的陌生人会告诉一些她一直想知道的事。

茶室装饰得古色古香，很有情调，可是喝茶对周小婴来说太老气横秋了一些。宏远感觉到了，为她叫了一份冰淇淋。这很合周小婴的意，她像所有的淑女一样，用精巧的不锈钢小勺一点一点地挑着吃。

周小婴边吃边对宏远说了这本书的前前后后，完了她把她心里纠缠了好久的问題稀里哗啦地倒了出来：“这个白衣姐姐是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的指甲……”

她看看自己的手，不知如何表达她的困惑，可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发生过，有书为证。

“你说的那个白衣姐姐是我的爱人，她指甲上的幸运女神是我画的。”宏远好像怕吓着周小婴似的轻轻地说。

但周小婴还是惊愕了：“那么……”像突然打开了鸭棚的木栅栏，更多的问题鸭子一般喧哗着涌了出来，弄得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先问什么。

宏远其实也回答不了太多的问题，他只能告诉她，他是一个画家，他最钟爱也最擅长的是画蝴蝶。他把幸运女神画在爱人的指甲上，是因为她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美丽的生灵，而他也希望“幸运女神”这个吉祥的名字带给爱人更多的幸



福和快乐。

“那我，我能见见她吗？”周小婴知道有许多问题只有白衣女子才能回答她，现在她非常迫切地希望能见到她。

宏远没说话，一双大手捧着细瓷茶杯凝神看了许久，终于抬起头来对周小婴说：“走吧。”

走进宏远的家如同走进了一个彩蝶纷飞的世界，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蝴蝶栖息。有的画还未完稿，有的已经装裱好了，也有很多被废弃了的画稿，重重叠叠地随意堆在一个角落。屋子里光线很好，各处又都布满了明艳的蝴蝶，周小婴四处顾盼了一阵，在暮秋里感觉到了一丝春天的气息，吸吸鼻子，甚至还闻到了一缕花的芳香和涩涩的青草味。

可是，那个白衣女子呢？

宏远推开了一扇门，里面是一个收拾得十分洁净宁馨的房间。这才是白衣女子应该住的房间，周小婴想。

房间的西面有一扇明净的落地窗，窗前是一张细藤编的躺椅，靠在躺椅上的当然就是白衣女子——虽然躺椅是背对着门放的，周小婴只看见了她乌黑的头发和瘦削的肩。透过玻璃窗的一缕阳光整个地拥住了她，像是舞台的聚光灯。这样看上去，就像是一幕话剧中的一个场景，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不真实。

可怎么会不真实呢？白衣姐姐明明躺在那里，主要是太静了，不该这样无声无息的，她不知道我们进来吗？

周小婴走过去，微微一怔，她多美哦，上次没发现她竟这



么美，是不是因为她的睡眠沐浴在阳光中的缘故？

周小婴也注意到了她的手，她的指甲，仍旧是那样的无与伦比。

“她睡得很沉，她生病了吗？”周小婴问宏远。

“她已经睡了一年多了。就是那天，她应约去出版社拍照片，路上出了车祸……她就一直这样睡着，再没有醒来过。”

宏远就站在她身边，离得很近，但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很微弱，很缥缈，却不失真切。周小婴听得很清楚，可让她怎么能相信呢？

这个姐姐一直睡着，睡了一年多了，那么，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姐姐是个……植物人，她还要睡多久呢？她会醒来吗？

周小婴的心像一块浸透了水的海绵，湿湿地往下坠，坠到很深的地方时，她又恍惚起来——这个姐姐一直睡着，那么，她见到的那个女子又是谁呢？

周小婴紧紧地盯着她的脸，那张素净清秀的脸被金灿灿的秋阳照耀着，阳光用它透明湿软的唇亲吻着她、抚慰着她，她便渐渐地生动起来，鲜活起来。周小婴甚至看见她长长的睫毛不易觉察地颤动了一下，她往前凑了凑，等着她睁开那双褐色的眼睛，然后把手伸到她面前，欣喜地对她说：“你也喜欢这一款吗？”

可是，什么也没发生，她仍是这样沉沉地睡着，她是要像睡美人一样等着王子来吻她吗？她的王子就站在她身边呀。